

邓 哥 夜 话

邓拥军 年过五旬,外表憨胖,内心柔软,说话、唱歌都操一口纯正的麻柳腔。在达城马路上执勤多年,得过几个奖章,拿过几本证书。一个连“的地得”“定补状”都弄不醒豁的家伙,听说不想当交警就不是好交警以后,业余时间拿起笔来开始涂抹自己的文学梦,随心随喜随记,就当给生活添料加色。

藏乡歌舞惹人醉

2022年11月,我盼来了一次九寨沟之旅。其间,组织方安排有民族民俗体验活动——夜访藏家。

来到雪域卓玛家,正是黄昏。下车,藏家女子扎西措就迎了过来。她系着一块有横状条纹、颜色鲜艳的帮典(藏语音译,意为围裙),装饰着长及脚踝的裙子。衫里配天蓝色的衬衣,外套是斜襟配传统的盘扣,衬托出藏家女子的干练和妩媚。青春的脸庞、高挑的身材、曼妙的身姿、精致的五官、头发绾成一髻、会说话的眼睛里满是高原海子一样的清澈和纯净,由里而外散发出藏族女子独有的风情。不得不说扎西措是一个美丽大方,热情而又爱笑的藏族女子。那种美,美得自然,如邻家姑娘一样亲切。

雪域卓玛家的门口就有一座白色的佛塔,按照男左女右的进门礼仪,我们进入雪域卓玛家的院子,依次转动院子里的转经筒。夕阳映照在院子里的经幡,经幡又在风中飘扬。扎西措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她家的藏式民居。我们安排在二楼有佛龛的屋子里,桌上早已摆上了藏式火锅。几桌丰盛的藏族大餐早已等着我们。扎西措很会营造氛围,简单地教过我们一些藏语后就开始为我们祝酒。

藏族同胞敬酒先要用无名指在酒碗里轻轻地蘸一下,再用大拇指和无名指向天空弹散,要连续弹散三次。这是一种古老的祈祷仪式,喝酒前首先要敬奉神灵。尔后依个人的酒量双手接住酒碗畅饮,若能一饮而尽,敬酒的主人会十分高兴。

在这样的场合,自然少不了歌舞。扎西措就是一个走路都带着律动的藏家女

子,欢快的音乐一起,青春的扎西措随歌起舞。简单的一摆手一踮足也是韵味十足,瞬间就点燃了我们这个房间的气氛。我听说扎西措在成都的春熙路上也跳过锅庄舞,难怪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紧接着是扎西措的二哥为我们热情献舞,二哥舞出了康巴汉子的热情、刚烈和剽悍。邓珠是扎西措的弟弟,邓珠特别喜欢音乐,据说有机会走上中央电视台的《星光大道》去唱歌。邓珠也具备一个歌手的潜质,一曲《神奇的九寨》唱得深情,我们也听得如痴如醉。扎西措在成都上过大学,对汉族文化也相当了解,又有大方的性格,在与游客互动的过程中,大方地设置一些示爱招婿的情景,虽然只是民俗表演,也让我们有一种沉浸式的民族风情体验。

我喜欢交流互动,桌上的藏家美食反而对我这样的吃货失去了吸引力。我起身准备去拍一些照片和视频,哪知扎西措以为我要参与互动,非要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。扎西措用极具煽动性的主持,让一屋子的人都在吼:“呀嗦,呀嗦,呀那嗦。”

这是扎西措刚教过我们的一句藏语,意思就是来一个。我有“人来疯”的性格,又是唱过多年卡拉OK的“歌手”,更何况盛情难却,来一个就来一个嘛,反正我觉得自己还是唱的比说的要好听一些的人。我叫扎西措播放出《北京北京》的音乐伴奏,我要唱歌了。

好在可以看着歌词唱下去,我也有中气十足的嗓音,可能就是音准要欠缺一些,因为我就是一个“不识谱”的人。管他的,创作型歌手不但有改编歌曲的能力,而且还要有驾驭自己风格的能力。哈哈!我经

常自嘲:我就是创作型的歌手。我的歌声虽然不是十分完美,因为我的“脸皮厚”还是获得了全场的掌声。我知道自己的嗓子没有完全放松,表演没有完全放开,声音有些颤抖,台风还有些羞涩。这主要是我没喝青稞酒,要是我喝了青稞酒,我一定会把这里变成我的舞台,纵情歌唱。

最后出场的是扎西措的大姐——卓玛。雪域卓玛的藏家乐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。卓玛一袭淡雅的花色藏裙配上镶嵌着红黄蓝绿宝石的腰带和配饰,有一种雍容典雅的气质,在举手投足间就像是律动的舞蹈。不得不说,能歌善舞那真是藏族人骨子里天生的特有气质。

晚餐在歌舞声中结束,雪域卓玛家的院子里又响起了欢快的音乐,一场集体锅庄舞又要开始了。锅庄舞——藏语意为圆圈歌舞,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,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锅庄舞包含着丰富的藏族文化内涵,有浓郁的民族风,群众基础深厚,蕴含着友爱、团结、融合等传统的人文精神,所以深受人们喜爱。扎西措的姐妹们教上我们几个简单易学的锅庄舞动作之后,大家就拉手成圈,红色的哈达舞动,人随音乐翩翩,欢乐似乎就要在雪域卓玛家的院子里点燃。

锅庄舞也最是煽情的,我想矜持一点都不行,身体不由自主地就随着音乐扭动了起来。在这个欢乐的同心圆里,我不知道是扎西措牵着我的左手,还是卓玛牵着我的右手,我也跟随着欢快的节奏踏歌起舞,律动着我这肥硕而又笨拙的身躯。在如诗如画的九寨,在欢乐幸福的藏乡,我如大熊猫一样,也有一点憨态可掬。

一根鱼刺

□刘敬东

我外出参加任何学习或者会议,集中开餐的时候,常常是整个餐厅最先吃完的前三个,吃得又快又多。结婚后,老婆为了和我“抢食”,常常烫伤上颚,终于练成了“快嘴”。儿子出生后,从来没有因为吃饭问题让我们操过心,一顿饭吃到后面,儿子总是把自己的饭倒到菜碗里,告诉我们:“爸爸妈妈,这都是我的了。”亲戚朋友家,如果有厌食的孩子,到我家吃饭不出三天,也会变成“快子手”。

姐夫戴哥到我家做客,每次都是主动下厨。开始,他做的菜非常精致,花样多,量少。他要我们先吃,等他收拾好灶台,上饭桌的时候,我们基本吃完了。他很吃惊:“我还没来,怎么菜就吃完了!”我老婆总是怼他:“你做的菜,你没法吃不能赖我们。”

昨天晚上,老婆做了一大盆鱼炖红薯粉丝。鱼是革校长送给我的塘鱼,红薯粉丝是从30多年前的老邻居肖女士家拿的,都是“土货”,既鲜又香,吃起来格外开胃。孙女狼吞虎咽,哪有半点淑女范,她不忘提醒爷爷要“细嚼慢咽”。

满嘴佳肴,我哪里顾得细嚼慢咽,隐隐觉得有根鱼刺,我还是像以往一

样囫圇吞下。心想,即使有一点鱼刺,也会被我强大的消化系统碾压。

这根鱼刺有一点顽固,我使用多次“饭团”攻击,一顿饭吃完,还是卡在喉咙里,体会了一把“如鲠在喉”的滋味。饭后,我在水果盘里抓了一把龙眼,一个一个地吞服,也无济于事。

过了一會兒,和同事“参谋长”相约到城郊的一家山庄订餐,因为被鱼刺困扰,无暇顾及秀丽风光。我请吧台服务员打了一碗米饭,本来晚餐已经吃撑了,为了吞下鱼刺,我把一碗米饭大口大口咽下,却只感受到一次次刺痛。鱼刺还是卡着没动,肚子却胀得要死。

一招不行,又来一招。我从山庄回来后,买了一瓶3.5元的白醋,坐在麻将馆小口小口地吞咽,希望软化鱼刺,然后吞下。喝了半瓶,无济于事。上幼儿园的小女孩月月和我依依见我兴致盎然地喝得有滋有味,好奇地问我喝啥。我说:“你们也喝一点点吧。”她俩立马取来一次性杯子,我给她俩每人倒了一点点,边倒边说:“我也不多了,你们好乖的,让你们尝尝。”尽管很酸,孩子们却一点儿也不嫌弃,喝完以后,嘴巴吧嗒吧嗒的还想要,我又倒了

一点点给她俩,重复了三次。

喝醋也没有解决鱼刺的问题。回到家里,等孙睡下后,我发了一条求助信息到“冬树丫”微信群,沉默的冬树丫顿时人声鼎沸。

桐桐说:“叫人猛拍后背,手抠喉咙,吐出来。”

邓军说:“拿鹅鸭的口水可以化掉。”

我不知真假,将信将疑。

青青子衿说:“医院有设备,探头照着,镊子一夹,搞定。直接找医生,塞个红包,很快。”红包思维应该落伍了吧。

春光乍泄说:“吃一个生辣椒,生辣椒含VC,立竿见影。”

支招的、问候的、担心的、调侃的达二十余人。我深深感到“冬树丫”旗下的“丫友”们真的很暖心。我常常在这个群里“喷包子”,骂他们是脑残……而丫友们以宽宏大量和关怀备至来回报我。

我长期坚持锻炼,身心健康,皮糙肉厚,鱼刺算得了什么呢!一觉睡到早上七点多,喉咙还是刺痛。睁开眼睛看微信,多位丫友问我情况怎么样。丫友邓军居然给我发了一个百元

红包,并留言:“东哥好了吗?难受时看看同学、亲友的美照,可以缓解疼痛。发个红包给哥,哥的关怀,一直让我暖心。如果鱼刺没消灭,只能去医院,怕痛也得去。”这个五大三粗的一线工人,负担不轻,还这么惦记哥。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关怀过他,只记得把他列入了丫群“十大脑残”。

早上起来,为了攻击鱼刺,我又喝了几口白醋,吃了两个馒头一个鸡蛋,但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。

看来必须得去医院了,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医院的驴友李医生,说待会去他们医院“拔刺”。

我骑着电动车直奔医院,李医生给我推荐了邵医生,邵医生安排助手给我喷了一点麻药到嗓子眼,问我有什么感觉。我真的啥感觉都没有。邵医生要我用纱布拉着自己的舌头,张开嘴,放松。不到半分钟就拔出了鱼刺,没有半点痛苦,我如释重负。回到单位后,觉得舌根发麻,估计是麻药发生作用了,好在不到五分钟,麻感就消失了。看来麻药在我身上不敏感。

如鲠在喉很难受,而有鲠在喉,让我见证了生命中的那些不经意的感动和美好!